

突破“土改叙事”的现代性局限

——从“葫芦冰”的符码功能看丁玲创作的深度模式

郝庆军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

摘要：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中关于“葫芦冰”的叙述反复出现，其中有比较典型的9个“葫芦冰”符码，每个符码都会承载一定的叙事功能。解读这些符码的多种功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复杂的土改小说的多重意蕴，其中对探究丁玲突破“革命叙事”的现代性局限，认识丁玲小说创作的深度模式不无益处。

关键词：丁玲；“葫芦冰”；符码功能；土改叙事；现代性局限；深度模式

“葫芦冰”在丁玲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同场景中反复出现，作为一种文学符码，必然承载着多种叙事功能。表面来看，“葫芦冰”是北方常见的一种水果，类似于苹果，但比普通苹果小而甜，当地人喜欢吃，市场上颇受欢迎，但因为存放周期短，不易大量储存，容易腐烂等特点，需要快出手，早交易。而作为一种文学符码的“葫芦冰”，出现在小说文本的许多场合，与人物、事件、冲突、结构、环境等小说要素深度勾连，像一枚楔子，嵌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叙事构成中。解读“葫芦冰”这一符码，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丁玲这部复杂的土改小说的多重意蕴，更好理解丁玲如何突破“土改叙事”的现代性局限，还有可能进一步发现丁玲创作中某些鲜为人知的深度模式。

一、作为北方水果葫芦冰与文本中的“葫芦冰”符码

“葫芦冰”第一次出现在小说的第十四章，文本给出的页下注为：“葫芦冰是苹果一类的果子，老百姓又叫果子，又叫冰子”¹这个较为简略的解释只能说明一点，“葫芦冰”只是个地方性的水果，称谓不统一。

事实上，据专家考证，“‘葫芦冰’只是记音而已，实际应该写作‘虎拉槟’。许宝华等《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4月出版）收‘虎拉槟’，释为‘槟子，苹果的变种。北京官话’。其实不仅北京官话叫‘虎拉槟’，靠近北京的河北涿鹿、怀来县也叫‘虎拉槟’。”²既然这种水果叫做“虎拉槟”，丁玲为什么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称作“葫芦冰”呢？该专家也做了这样专业的解释：“‘虎拉’和‘葫芦’音近，涿鹿县方言属于晋语，前后鼻音不分，‘槟’‘冰’同音，所以‘虎拉槟’被误写为‘葫芦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根据自己在张家口地区三个村的实际土地改革运动的见闻与经验创作而成。这三个村有两个在怀来县，一个叫辛庄，一个叫东八里村；第三个村庄在涿鹿县，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温泉屯。丁玲小说的故事背景“暖水屯”其实就是以温泉屯为原型。据《丁玲传》记载，丁玲在这三个村驻村工作时间都不是很长：在辛庄两周，东八里村只有一周；最久的是在温泉村，但也只有短短的18天。相比较而言，丁玲对温泉

¹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² 该专家进一步考证说：“虎拉槟是苹果的变种，个头比一般的苹果稍小一些，呈圆柱形，一般为白绿色，向阳的一面有红晕，吃起来非常香甜，又叫‘香果’，成熟稍早，不能久放。关于‘虎拉槟’得名的由来，《刘瑞明文史述林》（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所收《“虎”字谐音隐实虚趣难词历时共地研究》一文有解释，他认为‘虎拉槟’的‘虎拉’是“忽拉”的谐音，“忽拉”形容快速，由于这种水果出现时间很短不能久存而得名，‘虎拉’作为‘忽拉’的谐音，有东北话‘虎拉巴达、虎拉巴儿’表‘突然’义可以佐证。”宗守云：《桑干河畔的“葫芦冰”》，载《咬文嚼字》2017年第11期。

村的印象最深，因为在这里“了解到大量素材，她从那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琐碎杂事里，了解到家家户户之间错综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历史渊源，而这些新的人物新的故事，又把她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陕北的农民移植到了察南农民身上，这些新人物便似曾相识了。”¹还有一点，就是温泉村在桑干河畔，盛产水果，比较富裕，村外有大片大片的果树园，而在这些果树园中，种植着许多结满果实的“葫芦冰”。

小说中，“葫芦冰”多次出现。既然我们把“葫芦冰”作为一种文学符码，为了方便解码，我们不妨按照前后顺序，把“葫芦冰”出现的文本一一整理出来。

A. 在巫婆家里出现的水果“葫芦冰”。

第一次出现在共产党的工作组成员杨亮到村里调查，看大一群人从一家院子中慌慌张张跑出，于是杨亮误闯暖水屯村里的女巫白银儿——浑名叫白娘娘家中，“葫芦冰”作为一种水果首次出现在读者面前：

杨亮觉得很奇怪，老百姓又都吞吞吐吐不愿意说。这是回什么事呢？他回头看见那家的大门并没有关，他被好奇心所驱使，决定闯进去看看。

院子里很清静，不像刚刚有过一大群人的。有一股香烛气味飘出来。他轻手轻脚的直往里走，在上屋里的玻璃窗上凑过脸去，看见里面炕上正斜躺着一个女人，她穿一身白衣服。她的脸向里，但她好像已经听到窗外边的声音，并不回过脸来，只安详地娇声娇气地喊道：“姑妈，你把刚才送来的葫芦冰拿到屋里来吧。”

杨亮赶忙悄悄的退了出来，说不出的惊诧。²

——十四《谣言》

B. 令人赏心悦目的果树园“葫芦冰”。

葫芦冰的再一次是暖水屯的支部书记张裕民与杨亮一起来到果树园，看到一派令人心旷神怡的壮观景致，“葫芦冰”作为一种果树出现在文本中：

望不见头的大果树林，听到有些地方传来人们讲话的声音，却见不到一个人影。葫芦冰的枝条，向树干周围伸张，像一座大的宝盖，庄严凝重，一棵葫芦冰所盖覆的地面，简直可以修一所小房子。上边密密地垂着深红，浅红，深绿，浅绿，红红绿绿肥硕的果实。有时他们可以伸手去摘，有时就弯着腰低着头走过树下，以免碰着累累下垂的果子。人们在这里眼睛总是忙不过来，看见一个最大的，忽然又看见一个最圆最红最光的。并且鼻子也不得空，欢喜不断地去吸收和辨别各种香味，这各式各样的香味是多么的沁人心肺呵！这里的果子以葫芦冰为最多，间或有几颗苹果树，或者海棠果。³

——二十四《果树园》

C. 作为农村经济来源的“葫芦冰”。

紧接着，是关于作为经济收入来源的“葫芦冰”给树主带来多少收益的讨论：

杨亮每走过一棵树，便要问这是谁家的。当他知道又是属于穷人的时候，他就不禁喜悦。那葫芦冰就似乎更放耀着胜利的红润，他便替这些树主计算起来了，他问道：“这末一棵的果子，至少有二百斤吧？”

“差太远了。像今年这末个大年，每棵树至少也有八九百，千来斤呢。要是火车通了，价钱就还要高些。一亩果子顶不上十亩水地，也顶个七八亩，坡地就更说不上。”

杨亮被这个数目字骇着了，把眼睛睁得更大。张裕民便又解释道：“真正受苦人还是喜欢水地，水地不像果木靠不住。你看今年结得多爱人，可是去年一颗也没结，连村上的孩子们都没个吃的。果子结得好，究竟不能当饭。你看这葫芦冰结得好看，闻起来香。可是不经放，比不得别的水果，得赶紧发出去。发得猛，果行里价钱就订得不像话

¹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363页。

²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65页。

³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了。你不要看张家口卖二三百元一斤，行里却只收一百元，再迟一点就只值七八十元一斤了，运费还在外。损了的就只能自己留着晒果干，给孩子们吃。”¹

——二十四《果树园》

D. 作为地主李子俊巴结小学教员的“葫芦冰”。

再一个场景是在地主李子俊的果园里。同情地主的小学教员任国忠偷偷来的李子俊的果园中看望在此躲藏避难的李子俊，他们交流着外界的信息，算计着将来的前途，在风暴面到来之前开始发抖。

任国忠不觉一下跳回身，抓住了那瘦长个子，大声说：“呵！可把我好找。你藏到哪儿去了！”

“别嚷嚷，有事么？”李子俊掏出纸烟递过来。

“唉，也没有什么事，几天不见你，来看看你的，知道你心里也是不宁——”他被李子俊在腰上撞了一下，说不下去了。

“吃过饭了吗？咱还没吃饭咧。咱今晚不回了。宝堂叔，你老人家回村上一趟，拿点吃的来，再把被子也捎来，园子里比家里凉快多了，舒服！”李子俊靠在一颗树干上，伸手摘下一个果子，随手扔给了任国忠，“给你，看这葫芦冰多大！”²

——二十八《魅黑的果园里》

E. 作为李子俊孩子口中含着的“葫芦冰”。

当地主李子俊的佃户们争抢着来到李子俊家要给他算账的时候，李子俊的女人施展了她特有的装可怜、撒泼哭闹等手段，老实巴交的穷人们没有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走散，文本中出现了“果子”，被李子俊的孩子们含在嘴里。

溜出去了的人，也不回合作社去，都一个一个下地去了，或者就回到家里。程仁他们等了一会，没见有人回来，便派人去打听。李子俊的大门外，院子里，静悄悄的，孩子们坐在晒果子筛子旁，口里含着红颜新鲜的果子，就像什么事业没有发生。来人觉得很奇怪，只好又跑回去再找，到他们家去问，他们只平淡地说：“李子俊在家也好说。一个娘们，拖儿带女，哭哭啼啼的，叫咱们怎好意思？又都是天天见面的，唉，红契，还是让农会自己去拿吧。”³

——三十二《败阵》

F. 作为干部意见分歧支点的“葫芦冰”。

在是否统制地主的果园问题上，干部们出现了分歧，他们开始辩论和争吵。土改工作队的文采同志与胡立功、董主任意见不一致，但农民的意见却是统一的，他们坚决主张马上统制地主果园，不然的话，“葫芦冰”会很快变质。

老董说道：“要是很快能把地分精密，那是成的，果子搁几天也不要紧，就怕行情跌，日子要拖久了，苹果，梨，都好办，就是葫芦冰为难……”

“对，”群众还没等他说完便嚷起来了，“董主任懂得，就是这个讲究，到底是这地方的人。”

文采不好再说什么，只同胡立功说：“咱们突击一下吧，找程仁他们去，要是能突击出来，还是慢点好。这个工作要做不好，也就很麻烦的。”

“突击是突击不出来的。不过连富农的也统制起来，是不太好，我同意你的这个意见。”胡立功便跟着他离开了人群，杨亮也走过来，还听到侯清槐向老董说：“一听说土地改革，穷人们就望着这些果子呢。谁不想分个几百斤，千来斤。要是果子都吹了，光树杆子就差劲了。董主任，你得替穷人们想想这个道理，你看，连咱爹那个老顽固，听

¹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2-113页。

²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2-113页。

³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

说要卖果子，他还不反对，还悄悄向咱娘打听呢。”¹

——三十三六《果子的问题》

G. 果园雇工口中如数家珍的“葫芦冰”。

地主的果园被统制起来，由穷人们来做主，来采摘，来享用。李宝堂是个老果园，二十多年为地主看园子，但他没有一分果园地。但是如今不同了，他开始活跃起来了。他对地主的果园如数家珍，尤其是李子俊家的果园，他更是门儿清，他知道李子俊不会侍弄“葫芦冰”。

李宝堂在这里指挥着。李宝堂在园子里看着别人下果子，替别人下果子已经二十年了，他总是不爱说话，沉默的，像无动于衷似的不断工作。不知道果子是又香又甜似的，拿着的是土块，是砖石那么一点也没有喜悦的感觉。可是今天呢，他的嗅觉像和大地一同苏醒了过来，像第一次才发现这葱郁的，茂盛的，富厚的环境，如同一个乞丐忽然发现许多金元一样，果子都发亮了，都在对他眨着眼呢。李宝堂一面指挥着人，一边说：“这园子原来一共是二十八亩，七十棵葫芦冰，五十棵梨树，九棵苹果，三棵海棠，三十棵枣，一棵核桃。早先李子俊他爹在的时候，葫芦冰还多，到他儿子手里，有些树没培植好，就砍了，重新接上了梨树。李子俊没别的能耐，却懂得养梨，告诉咱们怎么上肥，怎么捉梨步曲，他从书上学来的呢。可惜只剩这十一亩半。”²

——三十七《果树园闹腾起来了》

H. 作为地主女人的“葫芦冰”。

地主家的女人看到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但是她不甘心，她要来观察一下，看看穷鬼们怎么闹腾。大家伙说她就是一颗“葫芦冰”，被李子俊养的很好。

李子俊的女人在饭后走来了。她的头梳得光光的，穿一件干净布衫，满脸堆上笑，做出一副怯生生的样子，向什么人都赔着小心。

没有什么人理她，李宝堂也装着没有看见她，却把脸恢复到原来那么一副古板样子了。

她瑟瑟缩缩的走到任天华面前，笑着道：“如今咱们园子不大了，才十一亩半啦，宝堂叔比咱还清楚啦，他爹哪年不卖几亩地。”

“回去吧，”那个掌秤的豆腐店伙计说了，“咱们在这干活穷人们都放心，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们已经卖得不少了！”

“尽她呆着吧。”任天华说道。

“唉，咱们的窟窿还大呢，春上的工钱都还没给……”女人继续咕噜着。

在树上摘果子的人们里面不知是谁大声道：“嘿，谁说李子俊只会养种梨，不会养葫芦冰？看，他养种了那么大一个葫芦冰，真真是又白又嫩又肥的香果啦！”

“哈……”旁树上响起一片无邪的笑声。³

——三十七《果树园闹腾起来了》

J. 作为礼品没有“葫芦冰”。

土改工作组走的那一天恰逢中秋节。很多老百姓给他们送来了水果，就是没有“葫芦冰”，因为葫芦冰已经过季。

文采他们也吃了顿饺子，主人还说：“唉，真对不起，咱们没买肉，就是西葫芦馅。”

文采出来顺便走了几家去看，有的不错，至不如也吃南瓜面疙瘩。有很多人给他们送了水果来，梨子，苹果，葡萄，他们不肯收，送的人就生气，只好放在那里。早饭前他们就已经开了干部会，把伙子都准备好了。一百名青壮年一开完会就要出发的，三天就可

¹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²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5-186页。

³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7-188页。

以回来。¹

——五十七《中秋节》

二、土改“果实”谁来享：九个“葫芦冰”符码的功能分析

以上九个场景都出现了“葫芦冰”的意象。当然，在长篇小说中还有一些地方，虽然没有出现“葫芦冰”这个文学符码，但类似“果子”“果木树”“红果”“果实”等暗指“葫芦冰”的语境也有多处呈现。因篇幅和分析所需，我们仅仅就以上罗列的九个符码进行分析。

根据罗兰·巴特《S/Z》分析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使用的分析工具，文学符码可分为五种：情节符码、意义符码、阐释符码、象征符码和文化符码。²我们将借用这一分析模式对上述“葫芦冰”九个符码进行解读。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我们的分析并不完全按照巴特解读《萨拉辛》的方法，亦步亦趋地模仿和参照，而只是借用这个分析框架，甚至改变里罗兰·巴特的某些分析方式：只要有利于阐述和分析，我们就采用；不利于我们的，就毅然扬弃，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借此探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的深层意蕴，揭示丁玲在创作这部土改小说时，有哪些文学和思想的突破，以及这些突破过程中所采用的叙事技巧。

我们首先要对这五种符码进行简要的区分和规定。

所谓“情节符码”就是在故事发展中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具有推动或阻碍情节发展的作用，离开此符码，故事情节便不能顺利展开，成为文本呈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叙事“环节”或“要素”。所谓“意义符码”亦称“意素符码”，是指在小说文本中直接指向小说核心主题或与小说的根本题旨具备直接关联的那些符码，该符码不仅直接生成意义，而且所承载的意蕴，所呈现的思想本身便是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阐释符码”就是在小说文本中与其他符码发生“互文性”作用，具备真理性和客观性特质且能够保证文本与现实生活通释的小说符码。所谓“象征符码”就是富有暗示性和多义性，并直接揭示某种生活真理和现实意义的那一类小说符码。所谓“文化符码”是具备某种民俗学和文化学意义的，能够对小说文本所处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极其复杂的生活场景进行直接说明的这一类小说符码。

据此，我们对上述九个“葫芦冰”符码一一进行简要分析。

1. 关于A.在巫婆家里出现的水果“葫芦冰”，并无任何新奇之处，只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家庭水果。有趣的地方在于，土改工作组成员杨亮私访农户，误打误撞进入了“反动会道门”和“巫婆神汉”汇聚之地的白银儿家，大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味道，“葫芦冰”作为暖水屯村的普通家庭水果首次出现在小说中，明显带有“情节符码”的功能——杨亮以共产党化身，进入民间社会藏污纳垢之处，它完成了共产党的土改工作组深入（“闯入”）民间，尤其是“身入”农村黑暗势力聚集的地方，完成共产党带领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发现阻力何在，敌对势力何在的叙事功能。

“葫芦冰”在这里承接的“情节符码”功能中起到了重要意义指向作用，一方面引导杨亮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强行进入具有自足性文化功能的民间信仰“巫婆”空间，另一方面，与地主阶级联系紧密的“迷信”思想受到革命话语的清理，被认定为“反动会道门”，民间

¹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² 巴特认为，文本是由各种符码构成的网络。生活与文化都是由文本及其符码构成。确切地说，每个符码都是一种力量，可控制的文本都是一种声音，织入文本之内。“在每一个发音内容旁边，我们其实都能说听到了画外音：这就是种种符码：在编织之中，种种符码（声音）的起源在一大片已写过的透视远景中‘失落’，它们亦迷失了发音行为的起源：众声音（众符码）的汇聚成为写作，成为一个立体空间，其中，五种符码、五种声音相互交织：经验的声音（情节符码），个人的声音（意素符码），科学的声音（文化符码），真相的声音（阐释符码），象征的声音（象征符码）。”[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话语遭到国家主体的“重视”和“警惕”（杨亮悄悄地退出来，说不出的惊诧）。¹有利于改造农村落后的农民意识，带领他们进行土地改革，因此此处的“葫芦冰”还具有一定的“意义符码”功能。事实上，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巫婆白银儿在被斗争的压力之下，主动承认自己的“封建迷信”行为，保证“不再犯事”。

2. 关于 B. 令人赏心悦目的果树园“葫芦冰”，无疑承载了小说更多的“文化符码”功能。《果树园》是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最为优美的篇章之一。当年，小说甫一完成，尚未发表，恰巧作家康濯前来约稿，丁玲便选了《果树园里》一章，于 1947 年 5 月 15 日发表在《时代青年》四卷一期上。后来小说正式出版这一章改题为《果树园》。²葫芦冰是桑干河畔的重要果树，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价值。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质肥沃，气候适宜，水利条件良好的暖水屯，盛产这种水果，使得小说植根在这片具有深厚的乡土气息和北方乡村独特魅力的文化土壤中，而小说对果树园优美、健朗、生动的描写，显示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也给小说情节的展开深厚的文化背景。

除了“葫芦冰”的文化意蕴，当地民族学者对“葫芦冰”科学价值的解读也比较有趣，权威——

还有一种水果和虎拉槟有关（生物学上都属于槟子种群），涿鹿当地叫“涩槟子”，个头比虎拉槟小一些，圆形，紫红色，吃起来有些酸涩，但闻起来喷香扑鼻，放在家里几天以后，整个房间都充满香气，因此又叫“闻香果”，成熟稍晚，可以久存。

虎拉槟和涩槟子，《涿鹿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4 月出版）称为“香果”和“槟果”，《野果开发与综合利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出版）称为“甜槟子”和“酸槟子”，《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9 月出版）称为“虎拉宾”（原文作“宾”）和“酸槟子”。《现汉》收“槟子”一词，释为“果实比苹果小，红色，熟后转紫红，味酸甜带涩”，这里“槟子”当为涩槟子（酸槟子），不是虎拉槟。³在这篇短文中，作者对“虎拉槟”的另一变种“涩槟子”介绍详尽，引用了权威历史记载《涿鹿县志》，也有野史笔记《天咫偶闻》，更有科技书籍《野果开发与综合利用》，更有常见的《现汉》（《现代汉语词典》）。由此可知，此处的“葫芦冰”还具有“阐释符码”的功能。

3. 关于 C. 作为农村经济来源的“葫芦冰”，像 B 一样，出现在《果树园》一章中，无疑具有上述的“文化符码”和“阐释符码”的功能，只是在这里，土改工作组的杨亮与村支部书记张裕民讨论的“葫芦冰”，同时具备了“情节符码”功能，因为在他们眼中，“葫芦冰”代表的果树园必须要分给农民，只有让农民掌握了果园的所有权，土地改革才能见到实效，为下一步斗争地主李子俊，“统制”村里地主的所有果园打下了基础。正是杨亮看到暖水屯果树园的这种经济价值，才为下一步的行动和情节发展奠定了基础。还有一点，当杨亮得知“葫芦冰”不比其他水果，“不经放”，需要尽快发出去，对他下决心迅速解决果园统制提供了依据，这充分说明此处的“葫芦冰”具备了“情节符码”功能。

杨亮每看到一颗“葫芦冰”果树，总是问张裕民这是谁家的树；当他得知这棵树已经被穷人所有，心里便很高兴，仿佛能感受到“那葫芦冰就似乎更放耀着胜利的红润”。因此，此处的“葫芦冰”便多了几层意蕴，它是一种隐喻，一种象征，一种意义指涉，是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他盼望着（自然，也是他努力工作的方向）这些象征着胜利果实的“葫芦冰”都“属于穷人”。所以，我们便会发现，此处作为农村经济来源的“葫芦冰”还具备了

¹ 陈思和曾论证过“文学创作中的民间隐形结构”，认为“民间文化拥有自身的话语传统，虽然能够容纳国家意识形态对它的侵犯，但毕竟有一定的限度，超越了限度，侵犯着就会适得其反。”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收入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第 227 页。

² 参阅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年，第 369 页。

³ 宗守云：《桑干河畔的“葫芦冰”》，载《咬文嚼字》2017 年第 11 期。

“象征符码”和“意义符码”的功能价值。在此，五种符码功能完备于“葫芦冰”一身。

4. 关于 D. 作为地主李子俊巴结小学教员的“葫芦冰”，是李子俊“伸手”摘下，“随手”扔给任国忠的，有故意巴结讨好之嫌，但并无深意，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来说，这个“道具”可有可无，只是具备“情节符码”的功能而已，更没有“象征”、“意义”和“文化”符码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作为“阐释符码”而存在与文本之中。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在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送给周扬书稿，征求周扬的意见，尚未出版之时，有人反映丁玲的这部小说有“同情地主”的倾向，甚至觉得丁玲有“地富”思想。¹面对这些批评，丁玲虚心接受，停止写作，继续下到农村体验生活。其实，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对地主没有“理解之同情”，如何能写出真实的农村现状呢？在果园里，地主李子俊怕被清算，躲避不见人，而教员任国忠是个“同情地富”的人，他同穷人谈不来，与地主李子俊、钱文贵等人走得近，看到李子俊避难于果园，主动来找她聊天，通报情况，述说烦恼，李子俊伸手摘下一个“葫芦冰”，随手扔给任国忠让他吃，充分说明了丁玲观察到，地主富农也有血有肉，“同情地富”的也大有人在，这才是真正的农村现实。“葫芦冰”的这一“阐释符码”在这里见证了丁玲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回避矛盾，刻画人物不简单化脸谱化，惟其如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才超越了其他土改小说，它的复杂性和真实性给文学史留下一笔丰厚的写作遗产。

5. 关于 E. 作为李子俊孩子口中含着的“葫芦冰”，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文学符码。首先，这里的“果子”显然指代的就是“葫芦冰”，而这个“果子”是在李子俊的孩子们的口中含着、吃着、享受着，与农会中的佃户们要斗争李子俊“败阵”相对比，更显得有意味。一方面，要求土地改革的穷人们败下阵来，革命的“果实”没有拿到；另一方面，李子俊女人用装可怜和哭闹的本领斗败了“穷鬼们”，地主胜利了，他们的孩子喜气洋洋地在嘴里咀嚼着葫芦冰“果子”。因此，这里的“葫芦冰”具有浓郁的“象征符码”，象征着农会工作的暂时“败阵”，地主阶级的阴谋一时得逞。

地主“口里含着红颜新鲜的果子”，说明革命“果实”还没有收到穷人手里。穷人们看到地主的“一个娘们，拖儿带女，哭哭啼啼的，叫咱们怎好意思？又都是天天见面的，唉，红契，还是让农会自己去拿吧。”在此，我们看到在广大农村的宗法社会中，人情大于阶级感情，而土改工作组教育农民要“觉悟”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恨，土改工作的“败阵”只是暂时的，要做大量工作，让穷人们团结起来，识破敌人的诡计，大胆与地主斗争。我们看到，这里的“葫芦冰”在小说故事情节中起到一个转折的作用，“败阵”的农民要觉悟，要取得胜利，这就为下一步的情节发展铺下了基础。因此，此处的“葫芦冰”具有“情节符码”的作用。

6. 关于 F. 作为干部意见分歧支点的“葫芦冰”，首先具备“情节符码”功能是无疑的，因为在这里，“葫芦冰”作为一种容易过季的水果，不能拖，需要干部们的决策当机立断。对地主果园是否“统制”起来，工作组长文采同志犹豫不决，而熟悉情况的老董提出，其他水果可以拖一拖，“就是葫芦冰为难……”这一见解打破了平衡，农民们认为“董主任懂得，就是这个讲究，到底是这地方的人。”本地懂行的董主任对“葫芦冰”习性的见解，战胜了理论家文采同志，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对地主果园进行“统制”。在此，“葫芦冰”符码成为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关键。

农民“统制”地主果园，自然包括“葫芦冰”在内，土地改革的“果实”就是那十一家地主的果园，“葫芦冰”便具备了“意义符码”的功能；而因为“葫芦冰”水果的存留周期短，必须快速处理，这对土改工作组来说，快刀斩乱麻的工作作风，来解决“果子的问题”，

¹ 1947年11月，在一次政党会议上，彭真不点名地批评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的女孩子很漂亮，同情地主、富农。丁玲在台下听了这些话，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就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与“葫芦冰”的快速采摘和运销是一致的，所以这里的“葫芦冰”具有某种“象征符码”的意义。

7. 关于 G. 果园雇工口中如数家珍的“葫芦冰”，是说地主李子俊不善于栽培“葫芦冰”果树，“葫芦冰”果树变少。小说叙述这个事实的时候，是借助果园雇农李宝堂述说完成的，而李宝堂原来自己没有一棵果树，沉默寡言，如今，农民统制了果树，享有果树的支配权和所有权，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果园的故事，讲述“葫芦冰”的故事，因此，这里的“葫芦冰”既有“阐释符码”功能，又有“意义符码”和“象征符码”的作用。农民成了果园的主人，“葫芦冰”成为这个主题的某种象征。

问题在于，李宝堂的叙述声音中有某些不和谐的东西。他对果园的树木如数家珍，对果园充满浓浓的感情，源于土地改革中对地主果园的“统制”，农民马上就要分地主的果园了，但是，他在侃侃而谈中却说出一个事实，李子俊不善于侍弄“葫芦冰”，而善于栽培梨树，他佩服这个地主，因为他会“告诉咱们怎么上肥，怎么捉梨步曲，他从书上学来的呢。”地主不是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么，不是只靠剥削和压迫农民而生活的害人精么！怎么也会技术，懂管理，善于学习呢？在这里，“葫芦冰”作为一种文学符码，具备了超越叙事者主观思想的“文化价值”。文化是不易变动的，甚至是恒定的，农民翻身解放，而地主阶级身上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不会被抹去，从为李子俊侍弄果园二十年的农民李宝堂兴奋的叙说中，我们看到某种悖论的东西，因此，这里的“葫芦冰”便具有某种“文化符码”的特殊功能。

8. 关于 H. 作为地主女人的“葫芦冰”，更是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文学符码。“葫芦冰”象征地主婆，这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李子俊是地主，他把自己的女人养成“又白又嫩又肥的香果”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葫芦冰”作为文学符码，李子俊女人如果成为革命“果实”一同被穷人享用和占用，便有些问题。所以，此处“葫芦冰”没有“意义符码”的功能。

很显然，丁玲在这里是把李子俊女人的仇恨心理刻画的入木三分，对她的倔强和要强的性格给予更多的笔墨，李子俊女人对共产党和分自己土地的穷人们怀有刻骨的仇恨，甚至对钱文贵、江世荣、侯殿奎等地主也不好好意，她看问题入木三分，行事果敢，但在“大厦将倾”的时代面前更多的是愁苦和愤恨。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李子俊女人的“戏份”很多，丁玲对她的态度也比较复杂。

虽然并不一定“同情地富”，但是丁玲作为地主家庭走出的女作家，对地主女人和地主家的女孩子了解较深，所以，她在这部小说中刻画较好的除了“黑妮”这个形象之外，便是李子俊的女人。“又白又嫩又香”是李子俊女人的一个特征，也应了别人批评丁玲描写穷人都很脏，描写地主家的女人都很美。但是“葫芦冰”的短周期和易腐烂的特点也与地主家女人短期绚烂，旋开旋落的命运感，也不无隐喻意味。葫芦冰固然鲜美，但无奈不能久存。丁玲的笔触纤细而悠长，果园人从树上的一个玩笑，竟然一语成谶，命中人物的脉穴。因此，作为李子俊女人的“葫芦冰”还具有阐释和文化符码的双重功能。

9. 关于 J. 作为礼品没有“葫芦冰”，是一个缺席的文学符码。虽然“葫芦冰”缺席，但与之相关的“果实”如苹果、梨子、葡萄都在场。因为这是一个中秋季，“葫芦冰”是短期水果，恐怕已经下市，但是与之同类的其他果实都摆在了将要离开的工作组面前，但他们没有收下。共产党是帮助农民拿到革命的“果实”，却不享受这些果实。“他们不肯收，送的人就生气，只好放在那里。”虽然没有“葫芦冰”，但是工作组却吃了西葫芦馅的饺子，而且还有欢送的群众，有“三眼枪”的礼炮轰鸣，有“音乐班子”的吹吹打打。

在这里，“葫芦冰”作为文学符码虽然缺席，而群众把他们获得的革命“果实”送来了，农民用行动和热情，真诚欢送共产党工作组。在这个文学场景中，“葫芦冰”缺席，恰恰说明共产党为农民利益着想，却不带走农民的土改“果实”；“葫芦冰”缺席，是因为它已经上市，被送到了市场卖掉，转换为农民的利益；“葫芦冰”缺席，还象征着革命如疾风暴雨，

迅速完成土地改革，再进行新的工作和斗争，因为革命将长期存在。总是，革命“果实”由暖水屯的穷人们做主，拥有和享受。所以，这里缺席的“葫芦冰”兼具了五种符码。

三、“土改叙事”的突破：从“葫芦冰”的符码功能看丁玲小说创作的深度模式

以上列举和分析了丁玲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九个关于“葫芦冰”的文学符码及其承载的叙述功能，简要列表如下：

解 符 码 功 能 描 述	情节符码	意义符码	阐释符码	象征符码	文化符码
A. 在巫婆家里出现的水果“葫芦冰”	√	√			
B. 令人赏心悦目的果树园“葫芦冰”			√		√
C. 作为农村经济来源的“葫芦冰”	√	√	√	√	√
D. 作为地主李子俊巴结小学教员“葫芦冰”	√		√		
E. 作为李子俊孩子口中含着的“葫芦冰”	√			√	
F. 作为干部意见分歧支点的“葫芦冰”	√	√		√	
G. 果园雇工口中如数家珍的“葫芦冰”		√	√	√	√
H. 作为地主女人的“葫芦冰”			√	√	√
J. 作为礼品没有“葫芦冰”	√	√	√	√	√

从上表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葫芦冰”符码功能比较复杂多样，每一个文学符码都承担着几个或多个叙述功能，最少承担两项功能，其中，有两个符码承担着5项功能。如此看来，9个符码承担28项功能，每个符码平均承载3项以上的叙事功能。其二，“葫芦冰”的五种符码功能几乎在同一频次出现。在9个符码中，情节符码出现6次，意义符码出现5次，阐释符码出现6次，象征符码出现6次，文化符码出现5次。其三，五种符码中，作为叙事文学基本要素情节、意义和阐释符码大于或等于叙事文学附加要素的象征符码和文化符码，这一方面说明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作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部长篇小说并不以单纯故事性和意识形态性取胜，还兼具其他多种功能要素。

如何从这张简单的表格中发现丁玲小说创作的特异之处，或者说，怎样以“葫芦冰”的五种符码功能的分布特点，寻找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体现出的卓越叙事能力和深度创作模式，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为了使我们的探索较为方便，我们还是要做一点铺垫。

简单说，就是要下一番语言换算的功夫，亦即把五种符码功能的描述转换为五种我们较为接受的文学理论语言。

比如：“情节符码”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的可读性与故事性”，“意义符码”可以理解为作品的“意识形态倾向与主题鲜明”，“阐释符码”与文学理论中的“细节真实与典型环境”相一致，“象征符码”自然可以归结为“情景交融与审美趣味”之类，而“文化符码”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通常说的“文学的民族性或人性深度”相关。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从容探讨丁玲这部土改小说“革命”叙事的复杂性和主题缠绕，以及她写作中的某些鲜为人知的叙事特色或深度模式。

首先，体现了丁玲小说创作的叙事曲折复杂与主题多义含混的创作特点。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一部土改小说原本是对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的一种文学反映，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是在具体的文本中，有读者（甚至首长和领导）却发现丁玲把农民写得很脏，地主家的女孩子写得很漂亮，让丁玲感到很为难，甚至一度搁笔继续深入农村。其实，这并不是丁玲故意如此写，而是她的创作原则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让她不得不如此。因为她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尊重生活，尊重现实，尊重自己的艺术感受。¹丁玲从延安到张家口，一直在农村生活，他了解农村和农民，知道农村复杂的状况，清楚土地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但绝不会那么顺利和简单。现代性的诉求是划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黑是黑，白是白，地主代表恶，农民代表善，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方式有利于现代性的展开，有利于进行社会动员，也有利于快速开展社会斗争；但是丁玲以他的丰富的社会经验，依据他对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致使她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处理，而是依照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去写。农民家里很脏，地主家女孩很漂亮，这是事实，不能扭曲。同样，农村斗争很复杂，土地改革不会那么顺利，也是事实，她写出来了，因此她的小说就成功，令人信服。

具体而言，暖水屯土改的曲折复杂来自于地主阶级的具有丰富的农村经验和官场斗争手段，他们善于伪装，精于算计，了解农民的精神状况，善于驾驭复杂的斗争局面，他们都是“能人”。而作为正面角色的共产党工作组和农村基层干部，或教条主义、或懦弱怕事，或经验不足；同时，农民们又有“变天思想”，担心土改后，“中央”军打过来，秋后算账。丁玲抓住这一点，深入刻画，便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故事写得波澜起伏，九曲回环。这并非丁玲有意为之，刻意追求传奇性，而是因为农村表面平静，其实暗潮汹涌。诚如上述分析的那样，九个“葫芦冰”符码，其中情节符码占六个，就是这部小说故事曲折复杂多变，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

来自延安并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丁玲，小说创作自然服从于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个总的主题框架，但在具体的创作中，由于她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来自五四时代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精神洗礼，作品中对“人”的关照一定会比较突出，这就使得丁玲的土改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家，主题更加多义含混，甚至暧昧不明。比如，在文采同志的处理上，丁玲听从了自己的内心和独特的观察。党内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在文采身上得到集中体现。这个人物在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中是不曾出现的，文采的出现实际是在提醒人们，在共产党内部有这样一批人，如果任由这批人掌权和领导，他们可能断送革命。因为在对待钱文贵问题上，文采恰恰昧于地主的阴险，也不了解农村和农民情况，不主张斗争钱文贵；在统制

¹ 丁玲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人人都会这样说，人人都在这样说；但很多人却不一定真正这样做。现在很多作品就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从主管道教条、口号出发，从作家个人的幻想出发。所以这些作品就显得空洞、概念、不动人。”丁玲还举例说：“譬如有的同志想起农村，便想起地主，以为地主一定长得很胖，吃得很好，撇着八字胡，成天打算盘。对不对呢？实际上，地主是在成天打算盘，但不一定就手里拿着算盘；地主也有瘦的，也不一定有八字胡，甚至也有对农民亲热的很的，当然这亲热是假的。可是这种假，不是一下子就看出来的。如果一个坏人一出来就让人看出是个坏人，那就不会坏得那么了不起了。”丁玲：《谈与创作有关的诸问题》，《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1页、第333页。

果园问题上，他又不能及时作出判断，如果不是章品的及时到来，暖水屯的土改是否能继续下去，还是个问题。在文采那里，“革命”话语变得含混不清，革命为了谁，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果实”由谁来分享，正是现代性问题的一种重要方面。文采这个形象的出现，是丁玲自觉地对现代性追求当中，政党内部急功近利、不分青红皂白的武断与教条对革命造成危害的深度思考。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丁玲塑造了文采这个典型形象，使得这部小说在主题开掘上获得了历史深度。引申开来，倘若文采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会不会成为众多老板们“围猎”的对象，也未可知。

其次，丁玲小说的另一个深度模式在于她总是对“土改叙事”的复杂性怀有浓厚的追索兴致。

是否斗争钱文贵，以及这个地主形象的隐没与出现，成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为精彩的叙事线索，也体现了丁玲对“革命”和“革命对象”的积极思考。丁玲总是认为“生活本身是生动的、复杂的、充满了战斗精神，而且变化很快”，¹据丁玲介绍，她在写地主形象的时候，丁玲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恶霸地主像陈武一样强奸妇女，杀人；一种像钱文贵这样的地主。究竟要什么样的地主呢？那时候我手头有好多材料，从这些材料来看，恶霸地主最多。写一个恶霸地主吧！我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地主里的很多恶霸，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即使他不是恶霸，只那种封建势力，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他就会把农民压下去，叫人抬不起头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比恶霸地主还更能突出表现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罪恶。所以说这个形象（钱文贵）还是从我的思想中来的。”²

其实，呈现在小说中的钱文贵形象，要比丁玲拟想的还要复杂和丰满得多。钱文贵是地主中的“能人”，能说会道，上蹿下跳，多年经营，根基深厚，他最多的特点是有谋略，人称“小诸葛”。他看到共产党将要得到天下，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参加八路军，成为“抗属”；还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村干部张正典，朝里有人好办事。为了不让自己的土地被分了，他主动分家，两个儿子分门立户，各分了五十亩地，但地契却在他的手里。他自己名下只有十几亩地，成为“中农”。钱文贵这样的地主深谙农村人情世故，对拉拢干部、分化共产党也有一套本领。在丁玲的笔下，“革命对象”一度成了革命依靠的对象，剥削阶级很快将要成为领导阶级，如果共产党干部中有太多像文采那样糊涂、刚愎、官僚十足的人，钱文贵很快会在党内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和同盟军。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钱文贵的诡计即将得逞之际，党派来了县委宣传部长章品，及时纠正了错误决定，毅然决然开始斗争钱文贵，最后取得土改的胜利。这是必须的结局，丁玲不可能写土改失败。但是，仅就钱文贵这个形象，足以警示革命者。这就是丁玲关于“土改叙事”的复杂性。丁玲的思考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她的小说创作也超越了一般的土改小说，因为她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决定了她尊重事实，尊重自己的观察，追求艺术上的“真实”和“忠诚”。因此，她的小说中“阐释符码”比重较高，因为她注重细节的真实和文学典型的价值。

第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超越了时代和政治（“革命叙事”）的现代性局限，至今仍然散发着动人的光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丁玲创作中在叙写革命斗争风云的同时，并不放弃文学的审美观照和文化意义的追求。

前文在分析“葫芦冰”的各种符码功能时，我们观察到“象征符码”和“文化符码”出现的频次并不少于其他三种功能的符码，换句话说，在丁玲创作中，她既重视小说的故事性、思想性和艺术真实，同时在文本的审美蕴藉和文化深度方面也毫不吝啬笔墨。冯雪峰说，丁玲的小说可以当作散文来读，也可以当作诗来读，称赞全书“可以说是一幅相当辉煌的美丽的油画”，尤其是像《果树园沸腾起来了》一章，“这样的美丽的诗的散文，我相信没有一个

¹ 丁玲：《生活、思想和人物》，《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7页。

² 同上，第437页。

读者读了不佩服的，这是我们现在还很年轻的文学上尚不多见的文字。”¹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审美观照并不只是单纯指出小说的文字优美，状物写景的圆熟，而是说丁玲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为整部小说提供了一个独创的地理环境——果树园及其形成的诗情画意和优美氛围。从第一章《胶皮大车》顾老汉赶着马车从八里桥穿越洋河、跨过桑干河，进入暖水屯的时候，果树园便成为这个村的标记和符码，牢牢地镶嵌在长篇小说的文本中。果树园连同即将收获的葫芦冰、苹果、梨子、葡萄等水果一起进入叙事中，滋润和香甜的文字便充斥其间，为小说平添一种诗意和美感。之后，小说专门开辟两章《果树园》和《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专门写果树和人们在果园收获的场景，更是美不胜收，成为小说最优美的篇章。如果抽取这两章，不敢想象这部小说会怎样失色；或者说，即便这部小说其他部分都被人忘记，只剩下这两章也会使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文学史名著。

其实，丁玲小说创作的深度模式并不在如何安排一个优美的自然场景，也不在她无意间为自己小说增添了诗意空间，而在于她利用这些果园以及果园里的葫芦冰为小说创造了一种恒久的文化景观，其文化记忆和文学基因永远定格在历史文化空间之中。文化记忆成为文学作品接受和不断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一谈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们自动想起河北涿鹿县温泉屯（暖水屯的原型），想起那片巨大的果树园，想起红白相间的“葫芦冰”、红彤彤的苹果、白嫩嫩的香梨和一串串紫嘟嘟的葡萄。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经验，丁玲告诉我们，任何深入的文学形式，任何创造性的文学写作，都必须与生命、土地、人民及其息息相关的文化土壤一起生长。（完）

（此文发表于《长安学术》第13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2月。约16000字）

¹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雪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410页。